

问湖

湖里好多年没有炊烟，炊烟都跑到湖岸上与人比邻。许许多多年前，湖里一定有无数的烟火，忙碌的鱼扛着一肩麦种或荞种，在湖地上种麦或种荞，日出而作日落不息。每一个水泡都是鱼儿们吐出的字母，无数个水泡就是劳动的歌谣小调。后来鱼迁徙到了岸上，比如现在的这个叫壬辰占的村子。活在村子的鱼渐渐褪鳞，尾巴分出两脚，双鳍化作双手，它心中的水草蕰变成庄稼——大豆，花生，小麦，水稻。以及村子的石磨、月色、遍地的霜雪、人粪鸟屎，还有低岗上的坟墓、飘荡的灵魂。它承载的重量已经是一个村子的重量。作为鱼，它慢慢迈着老槐树的步态。作为人，它迈着虫子的步态。它早丢掉了悲伤，因为悲伤已经在战争中用完。很多年前，朱元璋与陈友谅在这座湖一带水战。壬辰年，朱元璋占领这个村子，取名为壬辰占。悲伤就是这样，因为一场无所谓谁对谁错的战争而消减——那时候，湖看着村子，村子看着湖，彼此和睦相处，没有比战争更大的坏事了。如今隔湖相望，那些曾经的同一族群依然在艰难地呼吸，焦灼而绝望——一座湖越来越小，被沙洲和滩涂分割，被围湖造田的机器切割，被垃圾和茂密的茅草阉割。湖还是湖，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湖。仿佛战争并没有消逝——它以另一种更惨烈的方式还魂。湖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像一个个大

池塘，碎片似的嵌在土地上。另一边的村子，村人在一路假装安详地拔草，在搞大棚里的反季节蔬菜，在和农药、化肥较劲。更多的则是无边的荒野，被偶尔经过的鸡鸭占据。只有鱼知道，当它两手空空从村子里游回湖中，恢复鱼的样貌，湖水就动了一下。婴儿一样动了一下。

在更多的鱼准备从壬辰占村撤退，一条土路成了关卡。如果可能，鱼儿们还想往太湖县的湖里走一走，往宿松县的湖里走一走。几个县的湖连在一起，那是鱼儿们心中的大湖，兴许比天还大。后来鱼儿们发现，即使野雁一季季地飞，它们也不是同一片天空，即使自己兴冲冲走一辈子，壬辰占村活着的还是人的姿势，而不是鱼的悲喜。

有人在村路上杀鱼，有人提着网，似乎是要登上篷船，突突突向湖中开去。变成了人的鱼，并没有迟疑片刻。

这是可怕的事。这又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现在那条待宰的鱼，看到沿湖的高滩和沙洲芦苇丛生，看到丘岗上松林、枫香、麻栎混杂，一片几十亩，或几百亩。那些圩区的枫杨、柳树、刺槐，都可能是它的眠床。然后它看见了无数白白胖胖的棉花，簇拥成飞舞的棉被，又软又暖。

鱼闭上了眼睛，像人一样。

鱼的心事就是湖的心事。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鱼已经没时间想明白。

这座湖叫泊湖。它搁在望江县的西南部。望江，对面就是长江。一座湖的一生就是像鱼一样往长江里奔。所谓湖，就是一条大江的往生或前世。所谓鱼，湖就是它安魂安心的原乡。

秋分

肚子饿的诉求。那年也是秋分的后一天是中秋，秋分那天，我拉着那只绵羊到草地上吃了最后一次草，用盆子给它饮了最后一次水，它还是那样转着圈吃草，它脑子里长虫有些日子了，一边的眼睛已经失明，只能靠另一边的观看，我不牵它，它就只会转圈。它那只好眼有时候会盯着我看，露出温柔的目光，似乎在感谢我对它的精心喂养。每天早晨那一个小时，下午的两个小时，我都和这只羊在一起，我会跟它说话，告诉它，好好吃草眼睛就会好的，它就那么不停地咬那些草，发出脆脆的噌噌声。偶尔过来我跟前，用头蹭下我，我也会摸下它的头，这时我的心就会疼，一想到中秋节它将会被宰杀，就想让它跑得远远的，可它不会跑，每日等着我牵着它去草地，等着死神来临。我甚至求过父亲，不要杀它，父亲说不杀脑包虫也会让它病死。那时候我特别不解过节为什么非得要吃羊呢？总会因为过节杀动物而闷闷不乐。父亲会安慰我，是我们养了它们，它们这是在报答我们，它们死后下一生或许就会转成人了。这样一说心里就宽慰许多。那时候真好，心中有结总有父亲给解开，而如今我会想着一个个理由为儿子解开他的心结。时光总会把我们逼迫成父母的模样，做着他们做过的事情。

那只绵羊此时已经变成了一锅肉，它的头就扔在炉台边，舌头咬在嘴里，眼睛半闭，不知道它死时该有多

疼。我无法将它与之前活的形象联系起来，只是我没有可牵的羊到草地上，心中莫名地孤寂起来。父亲让我烧柴煮肉，肉香很快溢出。我边烧边流泪，母亲问哭什么，我只答是烟熏的。肉里仅放了盐、花椒、干姜、红葱，炖至七成烂放入辅料，新创回来的土豆刮皮切块放入肉里，上面蒸了发面饼。大火收汁，十来分钟，肉烂土豆软，汁干锅贴熟。中午时分，肉上桌，一家人围坐在炕桌边啃着那只我喂了月余的羊。我没有吃，胃里极不舒服，一脸难过。父亲说这娃娃是心疼她养的这只羊呢，给她月饼吃吧！于是我提前享受到了月饼的香甜。酥酥甜甜的，感觉世间再无如此美味。

月饼是供晚上吃的，在敬献完月儿爷之后。七点钟月亮出来了，大如圆盘，夜如白昼。敬献的东西早已摆在外面的窗台上。九个月饼堆成塔形，西瓜割出花牙，苹果装盘，母亲在献品前念念有词，八月十五月亮圆，但愿年年人团圆。屋里奶茶已经熬好，从河北老家到了什拉召的牧区，我们家早已是蒙汉大融合了，奶茶配上月饼，毫无违和感，却能解去月饼的甜齁和油腻。之后品尝着那些平常见不到的水果，父亲开始讲述天上的故事，有嫦娥、玉兔、月下老人，回忆着那些年他们父母给他们过节事情，这时候只觉得岁月静好，幸福无边。

或许是因为秋天，抑或因这节日，到处是落下的黄叶，拾起一片来，满身都是斑点，像极了一个长满老年斑的暮者，这些都让我生出许多惆怅与伤悲。无论如何，那些曾经月圆人圆的日子在我们心里存下，想起来就似亲人们还在身边。

一座湖被一条土路一分为二。

左边是流动的鱼、水草、波光云影，右边是阔大的菜园，几个蚂蚁一样钉在田畦中间的村人。这是一座湖阴阳的两面，或者晨昏的衍生。磨盘大的日头总是从湖面上跃起，就像尘世的箩筐里装的本来多是空气，在人心却是月光似的银器。日头一晃，东一晃，西一晃，身子蒿草一样歪斜，就晃到了右边的田畦。日升日落，中间仅隔着一条土路，湖就过了一生。一条土路像一根硕大的针，把湖和田缝在一起。我在土路上走，脚印就是针迹，雨丝就是麻线。我见证了一座湖的沧桑。

水鸟是骑着浪花来的。笨头笨脑的乌鸡，站在一根苇秆上，稚拙得令人生气，复又一头潜进水里。初夏的风刮出骨缝子的野性。这是湖的童年。鲫鱼、青鱼、鳊鱼，在使劲往湖里游。湖就是一个老村子，鱼儿们在村口会遇见打招呼的水草。有时候，湖里的白云被落日和风染红了一些，吹乱了一些，我相信，这是人间的灶在生烟做饭。而那灶间很快会被鱼捅出升腾的火焰——古老的猩红夕光挂在波纹的树枝上。

当一座湖活到八十岁，一百岁，它仍是生猛的摇橹少年，尽管湖风一年年地吹，但分量并未减少什么。所以人在浩浩浩荡浩渺的湖面前，完全不值一提。人在湖面上撑篙，行船，湖在人脚下谦逊低伏，风平浪静，这不证明湖的怯弱。一座湖的美德就是死死地守着鱼儿们。湖的路，比村子的路超出好几百米，即使拖拉机、卡车、飞机那么大的鱼在湖里散步，也不会有网对鱼张开。这是湖的宽容。有人性，狗有狗性，而湖有宽厚的湖性。

昏晓中分暑气收，风清露冷又惊秋。

霜天月下头飞雪，遥醉相思付水流。

多年前的秋风时节，我家还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，家里还有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姐姐们。有父亲的节日隆重而喜庆，我们不操什么心，只要坐等分配营生和过节就好。本是秋收时节，葵花头已经重得快要低到地上，玉米秆叶金黄，腰间玉米棒的衣衫褪去一节，露出黄灿灿的米粒来。这个时节，每日清晨就能听到父亲磨镰刀的声音，之后便一整天扎在田里。可中秋这天，父亲一声令下，今天不做农活，咱过节。他又磨了刀，不过这次是用来宰羊的。

母亲在早饭后，就开始盘面做月饼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斤两都是要计较的。十斤面加二斤油二斤糖，糖在温水里化开，油倒入面中，用糖水和起醒着。馅也是用面和糖做成的，将面炒至淡黄放入红糖，再将花生米炒熟碾碎一同拌入馅中。面醒好，软硬适中，发出胡油和糖的香甜味来。揪成适用于饼模大小的剂子，用手捏成饼，放馅，包好，放入模中，按实扣出，一个带着福字的月饼就做好了。那时没有电饼铛，铁锅烧热，放入月饼，慢火烙至两面金黄。月饼的香味丝丝缕缕地飘来，口水早在嘴里打转，渗出来再硬生生地咽下。不到时候母亲是绝不让尝的。

男子们在父亲的带领下已将一只养肥的羊宰杀，正剥皮开膛洗下水。羊在死之前总会惨叫一声，这声音就像一把刀直接刺入人心里。它头天还在悠闲地吃着草，下午就不给它进食了，免得第二天肚子里的粪太多，给倒下水带来难度。它或许还不知道命不久远了，咩咩地叫了整晚，表示对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